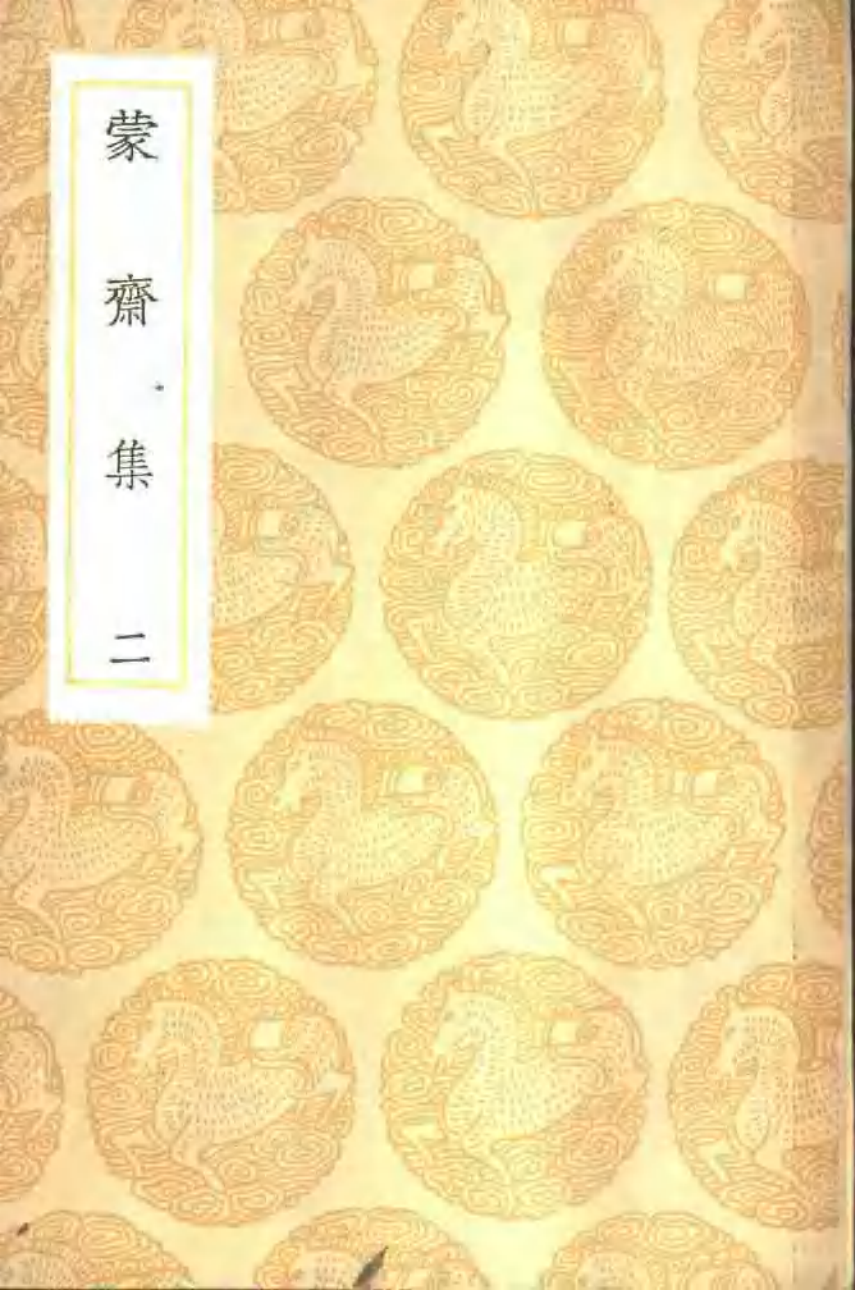


蒙齋集
一



蒙齋集二



蒙齋集
三

蒙齋集
四

蒙 齋 集

(一)



蒙 齋 集

(二)





蒙齋集
(三)



蒙 齋 集
(四)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齋 蒙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袁

甫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館

(本書校對者 滕秉全 鮑嘉祥) 榮

★D 一一六七

詳

八

叢書集成

初編

BWT 354 / 5

主編 王
老 雲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蒙齋集卷一

宋袁甫撰

經筵講義

易發題

臣聞日月爲易。〔案〕此語本虞翻參同契注。先儒黃澤嘗辨其字體之訛。袁甫猶仍舊說。有日則有月。而日月不相離也。日爲陽。月爲陰。有陽則有陰。而陰陽不相離也。陽爲剛。陰爲柔。有剛則有柔。而剛柔不相離也。何也。爲物不貳也。惟其不貳。故包犧氏畫爲一。一畫之義。人以爲陽。而不知其非偏陽也。人以爲剛。而不知其非偏剛也。有一則有二。自二而八。自八而六十。有四千變萬化。周流不居。故名之曰易。陰陽剛柔。悉該乎一畫之中。大哉至哉。故易三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畫雖三。而道則一。兼三才而爲之主宰者。其君乎。而世之論君道者。乃曰。日爲君象。陽剛不撓。常伸乎萬物之表。所謂君道者。如此而已。然未足以知易之妙也。何謂易之妙。陰陽剛柔。本不相離。陽非偏陽也。而有陰焉。剛非偏剛也。而有柔焉。日昃乎晝。而收斂歸宿。在乎夜。陽剛皆動。而涵潛潛藏。在乎靜。不睹不聞之地。有默觀密察之功。則隨所發用。自然陽明。自然剛健。故聖人善用陽剛。上配天道。萬古周流。而無一息間斷。在吾身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聲色玩好之娛。自不能惑。在宮庭則爲閑有家之初。而險詖私謁之心。自不敢萌。在天下則非獨君子登用。而小人亦無

失所之憂。非獨中國又安。而蠻夷亦在化育之內。是乃至陽真剛。而非偏陽偏剛之所能爲也。陰陽剛柔動靜之妙。還相爲本。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不見其迹。孰知其窮。嗚呼。夫是之謂真剛。夫是之謂一。夫是之謂易。臣得于父師者。大旨如此。敢爲陛下誦之。惟聖明采擇。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鞬。猶犬羊之鞬。

臣觀棘子成之言。蓋見當時文弊之極。矯枉過直之論。欲盡棄文而純用質。子貢以爲君子之道。則不如是。蓋深病棘子成之言爲太野。故謂失言之不可悔。猶駟馬之不可追也。于是又從而發明之曰。文猶質之不可廢。質亦猶文之不可廢也。若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是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相似而無別耶。聖人于禮樂。則從先進。答林放問禮。則以爲寧儉寧戚。然至于論文質。則取彬彬之君子。而野與史無取焉。蓋救弊。則不得已。而取其彼善于此。論道。則非全美盡善。未可以爲至也。或曰。處後世極弊大壞之時。則如之何。曰。今之所謂質者。非古之所謂質也。苟且而已矣。今之所謂文者。非古之所謂文也。虛僞而已矣。苟且虛僞之弊合。而世道日至陵夷。不可收拾。甚可悲也。必欲復古之道。其惟先尚質實。而後加品節焉。一掃苟且虛僞之弊。而後君子之道幾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

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欲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觀季康子之發問。而首以殺爲言。蓋謂無道爲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以德而感德。真如風行草偃之易。苟至于此。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于覆載之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乎殺矣。雖然。春夏之生長。生也。秋冬之肅殺。亦生乎。曰。雪霜之威。仁莫甚焉。萬物歸根復命。遇春夏復榮。生莫大焉。皐陶之告舜。自帝德罔愆。而下十四句。皆生之謂也。而獨有刑故無小一語。則亦未嘗廢夫刑。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也。孟子所

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誠不足以及此。乃先萌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悖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旣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顚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旣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民命。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按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

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己？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卽己也，己卽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耳。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

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况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曰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箛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原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已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

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是以此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經筵進講故事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廢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簪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于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于卽墨則曰吾使人視卽墨于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夫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券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爲陛下惜此一舉何則科斂無名動搖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守小而縣令誰懷視民如子之心